

百年法

下

永生是人类永恒的梦想，还是噩梦的开端？



[日]山田宗树 著 汪洋 译

山田宗樹

百年法。下

[日] 山田宗树 著 汪洋 译

山田宗樹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百年法 : 全2册 / (日) 山田宗树著 ; 汪洋译.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10
(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
ISBN 978-7-5594-0224-0

I. ①百... II. ①山... ②汪...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85362号

HYAKUNEN-HO

© Muneki Yamada 2012

Edited by KADOKAWA SHOTEN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2 by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through TUTTLE - MORI AGENCY, INC., Tokyo

in association wit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Beijing

中文版权©2017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图字: 10-2017-133

书名 百年法

著者 (日) 山田宗树

译者 汪 洋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特邀编辑 叶启秀 胡慧中 高一君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良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 1270mm 1/32

印 张 21.75

字 数 474 千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224-0

定 价 92.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 010-85866447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主要出场人物（基本都使用下册首次出现时的头衔）

加藤太郎	共和国医院肿瘤科医生
先生	抗拒者聚落的领导者
兵藤桂	内务省警察局局长
北泽	总统直属的百夫长特种部队的上校
香川铁夫	内务省警察局反恐特搜部部长
武末	内务省警察局反恐特搜部副部长
仁科健	原明昌大学学生
牛岛谅一	日本共和国总统
游佐章仁	日本共和国首相
南木完和	总统首席助理
真村佐喜子	抗拒者聚落中的女人
阿那谷童仁	被认定为发动炸弹袭击的恐怖分子
盖伊	抗拒者聚落C1的居民
超哥	抗拒者聚落C5的领导者
布德	掌握抗拒者网络据点的强势人物
樱田	内务省警察局科学搜查部主任技术员
深町真太郎	内务省次官

坂崎貴世 仁科健的母亲/仁科兰子的朋友
川上由基美 仁科兰子的朋友/川上美奈的女儿
立花惠 原内务省《生存限制法》特别准备室成员
荒川信 新时代党党首
刈矢种彦 综合科医生，总统主治医生

国民在接受不老化处理一百年后，必须放弃以生存权为首的所有基本人权。

——《生存限制法》

目 录

第三部

第二章 异境	/ 003
第三章 永生的临界点	/ 075

第四部

第一章 公元2098年	/ 131
第二章 领导者的才干	/ 155
第三章 政变	/ 188
第四章 真正的危机	/ 286
终 章 告共和国国民	/ 332

— 第三部 —

第二章 异境

1

天空露出了鱼肚白，那边应该就是东方吧。

加藤太郎从冷冰冰的床上坐起来。因为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肩膀和后背都僵硬了，稍微一动，关节就“嘎哒”直响。加藤走过空旷昏暗的房间，站到窗边。在越来越亮的天空背景下，不太高的山脉的黑色剪影连绵起伏。窗玻璃上的污迹不是一般地多。要不要打开呢？解开窗框上的锁，把手放在凹陷处，用力一拉，窗户发出“咔啦”一声，稍稍松动。索性用上双手，把全身的重量施加上去，使劲一拉，窗户终于打开了。

将窗户打开，清爽的空气扑面而来。加藤不由得深吸一口气，闻到了浓厚的臭氧味。附近似乎有河流。从听到的潺潺水声推断，河水较浅，但流速较快。可以想见，河面上到处都是凹凸不平的岩石，水流不停地冲击着石块，绽出白色的水花。河里肯定也有鱼儿在游动吧。不过，在目力所及的范围内，都看不到河流的影子。

凝神观察前方的群山，每一棵树木都能清晰分辨出来。没想到自己离山那么近，加藤不由得吃了一惊。

山前是一片覆盖着杂草的广场，广场上矗立着两座夜间比赛用的照明塔。那里原来是棒球赛场吧。

将头探出窗户，朝下方窥探。

比想象中更接近地面。这里是二楼。转动脑袋，往上望去，这栋建筑只有三层，是古老的钢筋混凝土建筑，让人产生一股莫名的怀旧感。莫非这里是……加藤狐疑地将头缩回来，重新查看自己所在的房间。外面阳光普照，房内的样子一览无余。

怎么就没有早点儿发现呢？

西侧的墙壁上挂着巨大的黑板，北侧的墙壁上装着两扇进出房间用的滑动门，门之间则全是玻璃窗。门窗之外无疑就是走廊。

这里是学校的教室，却没有桌椅。铺着木地板的房间中央，只放着一张锈迹斑斑的钢管床。仔细辨认，钢管床上铺的是学校体育课上常用的垫子。

这时传来了脚步声。越来越近。

加藤紧绷身体，屏住呼吸。一个人影出现在面朝走廊的窗户上。

一个男人。他正隔着玻璃窥视屋内。两人目光相交的一瞬，那人的脸上掠过一丝讶异，但很快就露出微笑，打开了靠近黑板的滑动门，进入屋内。

“早上好，医生。”

是昨晚那个男人。硬质的黑发扎在脑后，脖子上和手臂上肌肉虬结，浅黑色的皮肤衬托出他野性的气质，短袖衬衫和工装裤看起来穿得很旧了。

不过，这个男人最大的特征是眼角细密的皱纹——他正在老化。也许正因为这一独特的容貌，他浑身上下才散发出一股不可

名状的威严。

“您休息好了吗？”男人的声音出乎意料的沉稳快活。

“怎么睡得着嘛。”加藤故作镇定，坐到床上，但心脏却狂跳不已，差点儿就要蹦出嗓子眼儿了。

男人站在门旁，道：“请允许我为昨晚的失礼举动道歉。我们不得不那样做。”

加藤瞟了他一眼。“把流动医疗车送回医院，立刻放了我。”

“当然。不过……”

“马上送回去。没有条件可谈！”加藤大叫道，将昨晚以来心中的闷气发泄出来。但黑洞洞的猎枪枪口从脑海中掠过，他立刻恢复了理智。

“我对医生您有事相求。”

加藤默默地注视着男人。

“我想请您给一个病人看病。”

直觉告诉加藤，这个男人说的应该是实话。但他又对自己有如此直觉感到不可思议。自己被这个男人绑架了，为什么要相信他？难道是所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莫非自己在无意识当中，希望成为这个男人的同伙？为了能获救，所以有意地迎合他？

“你把我绑来，就是为了给这个人看病？他到底是谁？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人吧？”

“如果重要的意思是地位崇高、出身高贵，那么答案是否定的。不过，他确实是非常关键的人物。”

“是你的恋人？”

“病人是男性。”

“你的恋人不一定就不是男性啊。”

男人支吾起来：“啊……这个……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述了。那位病人同我根本就没有你想的那种关系。我刚才说他重要，不仅是对于我而言。对于生活在这个镇子的所有人来说，他都无比重要。”

“是你们的教祖吗？”

“您这么说……”

“说到底，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这个镇子叫什么名字？”

“是地图上不存在的镇子。”

“不存在？这是什么意思？”

男人忽地举起右手，掌心对着加藤。加藤不由得闭上了嘴。

男人保持着冷静的表情。“说来话长。先用餐怎么样？您别嫌弃，我们这儿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

加藤从昨天到现在都未进食。也许是同人说话让心中的闷气得以舒解，他明显感觉到饿了，但他却踌躇着不愿承认。虽说自己是在硬撑，但做人是要讲骨气的。当然，他有骨气是因为已经恢复了冷静。

但不凑巧的是，他的肚子偏偏在这时“咕咕”地叫了起来。

男人似乎将这当成了他的肯定答复，笑逐颜开地说：“马上就给您送上来。”

然后男人就出去了。

门关上了，房间里又只剩加藤一人。他又气又恼，很想立刻就逃出去，但猎枪的枪口一从脑中闪过，他就打退堂鼓了。就算他们的枪里都没有子弹，但现在加藤还不知道流动医疗车被弄到哪里去了。就算知道车在哪儿，能不能开走也是问题。就算开走

了，又该走哪条路回去？窗外是连绵的群山，由此推断，这里多半处在深山之中。

加藤突然想到了什么，连忙摸索口袋。只要还有超眼，说不定就能同外界取得联络，进而从这里逃出去。昨晚超眼的故障也許只是暂时的。

可是……

“不在了……”

不仅超眼不在了，就连手持智能终端也没了，不知何时被他们没收了。加藤不禁咂嘴。虽然他们表面上恭敬有礼，但该采取的措施一样都没少。绝不能对他们掉以轻心。

“医生，”门背后传来男人的声音，“能不能帮忙开下门？”

加藤走过去，小心翼翼地打开门。

“不好意思，我手上没空。”

男人的双手各托着一个托盘，盘中载着米饭和烤鱼，小碟子里装着泡菜，还有一碗清汤，或者白开水。每个托盘里都放着一双筷子。看样子是两人份的食物。

“我想同您一起用餐。您一个人吃的话，实在太寂寞了。”男人笑盈盈地说，让加藤感到一种莫名的亲切。

对方先发制人，提出请求；加藤不便拒绝，只好直接将托盘放在地板上，与男人面对面盘腿而坐。

男人双手合十，拿起筷子。加藤平时不这么做，但还是学着男人的样儿，先合掌拜了拜。入乡随俗嘛。但这个词用在这儿有点儿怪怪的。

加藤首先喝了口汤，然后用泡菜拌着白饭扒拉了几大口。也

许是太饿的缘故，吃起来特别地香。河鱼嚼在嘴里，香味便在齿间弥漫开。眨眼间，加藤就将食物一扫而空，连白开水都喝得一滴不剩。

“需要我再给您来一份吗？”

男人还在吃饭。加藤却已经狼吞虎咽地吃完了，不由得心生羞愧。为了掩饰困窘，他故意冷淡地说：“不用了。这早餐的风格也太复古了吧。你们如今还保留着这种习惯？”

“我们只能搞到这些东西。”

男人正在不慌不忙地进食，用筷子仔细将河鱼的身体分开，一举一动与他野性十足的外貌格格不入。一个念头跳入加藤脑中——干脆挟持这家伙，强迫他带自己去找流动医疗车吧。但这个念头太脱离实际，他自己都被吓到了。看来自己的精神还没有恢复正常。手上没有武器的话，自己无论如何也对付不了这个男人。不，就算自己有武器，也没有取胜的把握。

“这里是学校吧？”

“嗯，之前是学校。”男人喝着汤答道。

“这里是被废弃的学校？”

“不光是学校，就连这个镇子都被废弃了。大概是二十四年前吧。”

“二十四年前……发生了什么事？”

男人放下筷子。“我本来打算带您参观这个镇子的时候给您介绍的。”

“你要带我参观？真是太感谢了。”加藤讥讽道。

“因为您是这个镇子的贵宾呀。”男人半开玩笑似的答道。

但听到自己被奉为“贵宾”，加藤并没有感到不快，反倒是

愈发安心了。

加藤突然感到背脊发凉。这个男人会不会是故意在用语言麻痹自己？

“我只想问一个问题。”

“您说。”

“这个镇子的居民全是抗拒者吗？”

“基本上都是。”

“也就是说，这里是抗拒者聚落？”

男人点点头。

“那么你也是……”

“我不是。我没有接种人类不老化病毒，不是《百年法》的适用对象。”

“果然如此……”

虽然自己说只提一个问，但加藤却抑制不住自己作为医生的好奇心。

“那你多少岁了？”

“明年就满四十了。”

加藤实际年龄七十四岁，男人比他小许多。但感觉上男人反而比他年长。

“为什么你没有接种人类不老化病毒？还有，为什么你会为了抗拒者绑架我？你的目的是什么？”

“您问住我了……”他脸上流露出十分苦恼的神色。如果他是故意做出这番表情，那他简直就是表演大师。“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或目的，自然而然就这样了。”男人耸耸肩，苦笑道。

“绑架我也是自然而然？”

“我认为自己只是引导您的使者罢了。”

“神的使者？”

“命运的使者。”

“我认为这两者完全不一样。”加藤很想犀利地反击，但却不知道该说什么，或者该怎么说。

加藤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问题。“你们昨晚一直在埋伏着等我？”

“是的。”

“你们怎么知道我会走那条路？”

“因为我是命运的使者啊。”

“少糊弄……”加藤突然卡壳。

男人讶异地注视着他。“你怎么了？”

也许是食物的原因，肠胃里翻江倒海起来。

“这里……厕所能用吗？”

“啊，请便。出门往右就是。马桶旁边有水桶，请用桶里的水冲厕所。”

加藤连忙冲进走廊，往右跑去。厕所里的隔间有男女之分，加藤进入了男人用的隔间。里面果然有一个装满水的木桶，可以用勺子舀水。厕所里有一卷卫生纸，还未开封，但看样子相当古老。加藤暗自庆幸地抽出了纸。

上完厕所，打开洗手池的水龙头，但一滴水都没有。加藤只好无奈地返回教室，结果那男人已经不见了，载有食器的托盘也被收拾走了。加藤不禁又冒出了逃跑的念头。

“怎么样？用过了我们这儿的手动水冲厕所，您有何感想？”背后传来男人的声音。